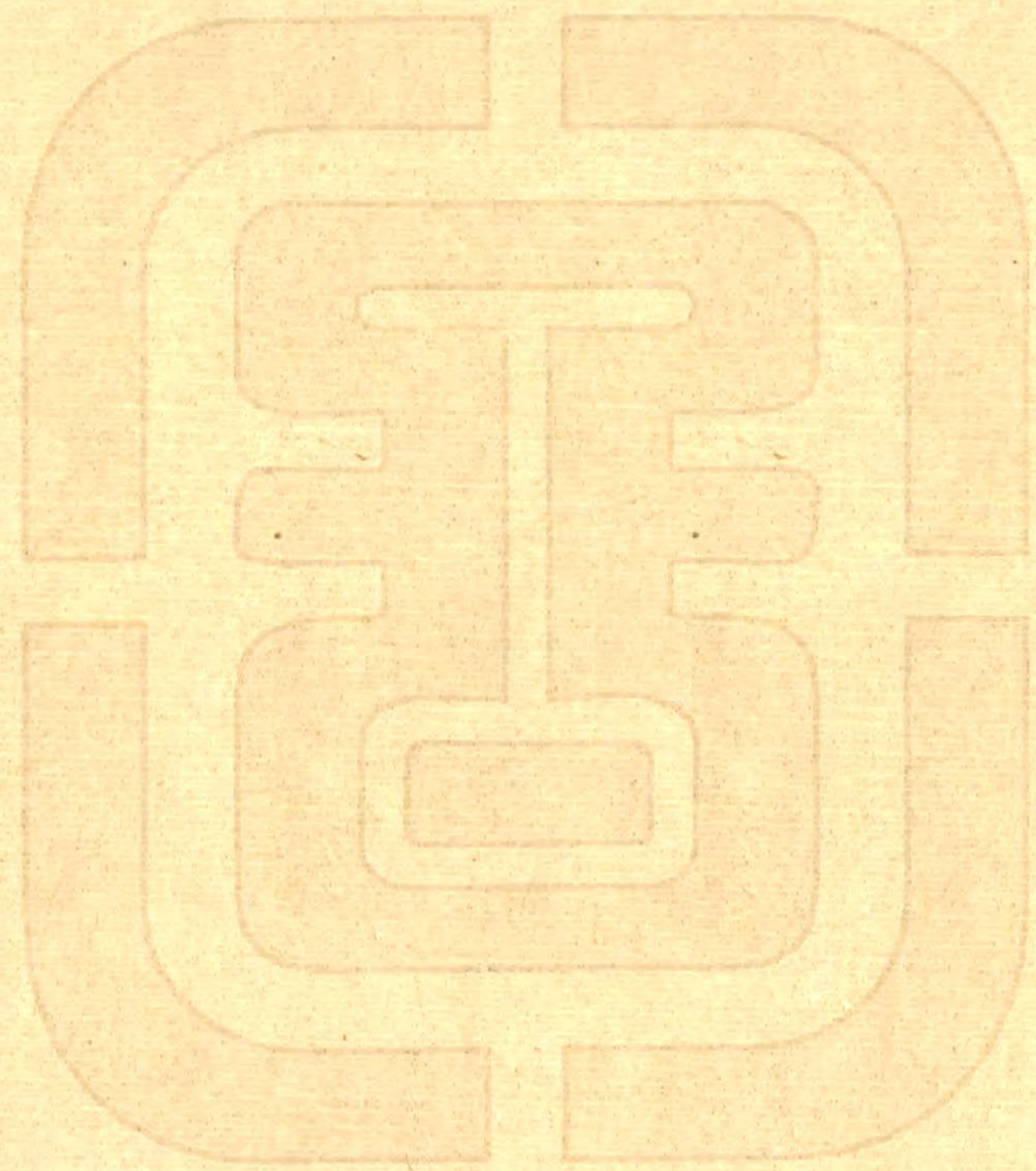


餘杭南湖圖考





餘杭南湖圖考



餘杭茗溪受天目萬山之水下洩太湖而溪身狹隘不能容受往往潰決則杭嘉湖三郡民田俱受其害而湖州爲尤甚是以後漢熹平間邑令陳公渾開南湖以引瀦溪水作陡門以備亢旱俾三郡皆免於患而餘邑亦享其利歲月旣久漸爲豪民佃佔隄塍毀滅所存者僅十之四水患如故屢據里民控訴官爲清勘而有巨室主持其間故迹卒不可復余屢訪熹平舊址而一望皆田園茂木民居碁布蓋已不可復考矣今年夏始見陳太守幼學南湖圖考一書備載侵佔及丈復緣由且繪爲五圖以存舊迹此固餘邑之板章也爰亟假以歸錄附縣志訂誤之後俾將來有志水利者得有所考焉

乾隆四年重九日餘杭嚴啟端識

餘杭南湖圖考

一

書福樓

餘杭南湖圖考



餘杭南湖圖考小引

長樂郡

卷之三

天下事有難者有難之難者夫光復故物盛舉也而  
覓陳跡於千百載之上則難且利能昏智勢可移山  
道旁之舍三年不成無米之炊一時安措則難之難  
然則聽之而已乎幼學曰不然石之堅也溜穿之木  
之實也繩斷之存乎其人焉耳天下有有心人能耐  
繁耐久難者易矣能任怨任勞一切不能入難之難  
者易矣南上南下兩湖肇於漢之陳復於唐之歸守  
於宋之楊入元而盡失之我明自傅院而後寥寥無  
聞今南湖非復漢唐宋之南湖矣當事者有意清復  
之庶幾哉比烈三賢而前所云難者與難之難者具  
在也幼學幸從杭嘉兩郡長之後得一寓目焉而不  
能忘情不揣寡昧爲南湖考待其所謂人者無奈幼  
學病不能詳哉言之萬厯卅七年梁谿陳幼學識





# 苕溪總會之圖

餘杭南湖圖考

二

書福樓







餘杭南湖圖考

三

書福樓

湖州郡名苕溪舊矣苕溪在餘杭之北曷以名湖州也苕溪之水固滙於湖州也餘杭之苕溪高仁錢百尺餘不甚深廣每大雨後天目諸山之水雜諸湖之水從於潛臨安至餘杭并歸苕溪以不甚深廣之故易於旁溢旁溢則餘杭受其害以高故易於直瀉直瀉則杭嘉湖受其害而湖為甚按浙西地形杭據上流嘉稍下湖最下譬之釜然杭釜之口也嘉釜之中也湖釜之底也以在釜底故苕水之來也滙焉而害為甚陳公創築南湖既深且平每苕溪水發從石橋



入兩湖停蓄其間

石橋河舊時原深茗溪水從此而入今淤淺山水湖水反從此出亦

應茗溪不至旁溢卽餘杭無恙不至直瀉卽杭嘉湖無恙此之爲功庶幾哉不在禹下到於今公祀湖上有由也顧以兩湖較之南上高南下下自奸豪侵佔以來南上之塘夷而爲田爲地已高益高不受水戊申夏久雨天目諸山暨諸湖水建瓴下茗溪從石橋溢而入兩湖無論南下卽南上亦成水鄉諸奸豪慮爲桑苗害盜掘南下堤洩之與茗水俱下經仁錢抵德清而歸湖州五月十三日夜水驟長四五尺沒我田地壞我室廬湖民渰死者無筭由湖州地最下故受茗溪之害最烈則諸奸豪貽之也豈唯湖州茗水由湖州入太湖下爲吳松江所壅分流蘇松常亦無不受害者幼學湖州守又常州人也不容默默亦雕一圖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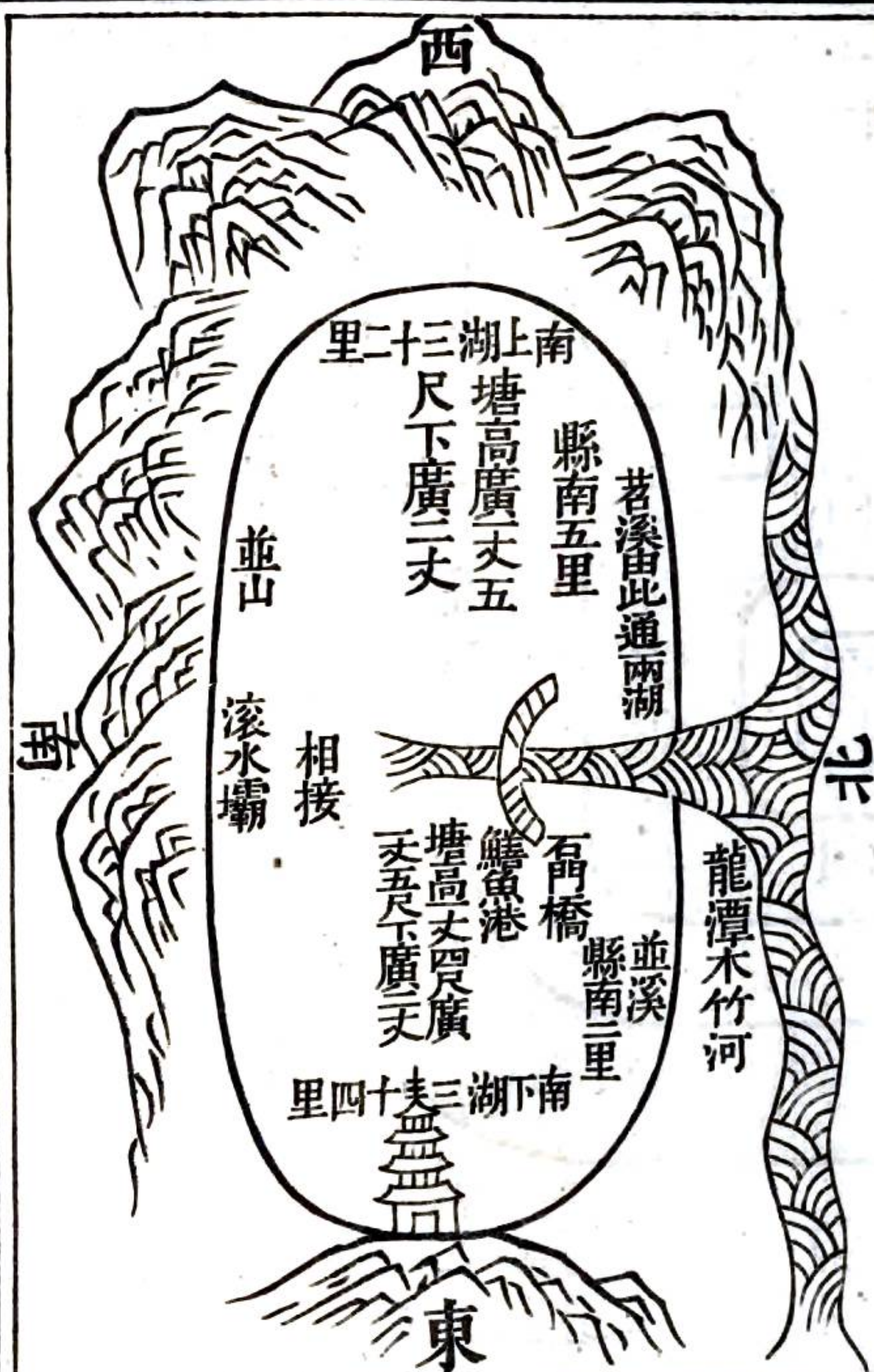


# 陳公創築南湖之圖

餘杭南湖圖考

五

書福樓





凡民不可與慮始尙矣南湖不必天地有而創自一  
旦亦非常之原也世鮮陳公南湖已非猶幸有誌在  
焉按誌湖有里數塘有丈尺數地有額數亦旣詳矣  
幼學從兩府後見所謂南下者東南北三界具在其  
西界距石橋河卽奸豪所指鱣魚港是也若南上則  
東南北堂無復存矣卽傳院所立西界石柱原在觀  
音閣道上者奸豪亦移之鱣魚港矣然而誌自分明  
也誌南下在縣南二里並溪以幼學所見南下去縣  
東恰二里北望不見山而見溪則誌所云二里並溪  
者業信而有徵矣過石橋忝南上恰五里南望不見  
溪而見山誌所稱五里並山者豈獨不足信乎而奸  
豪乃竊據爲己有也總之兩湖南邊相接而北邊則  
石橋當其中平分下上此終古不可磨滅者特雕一  
圖表而出之見此圖無庸身履其地而南上南下若  
在目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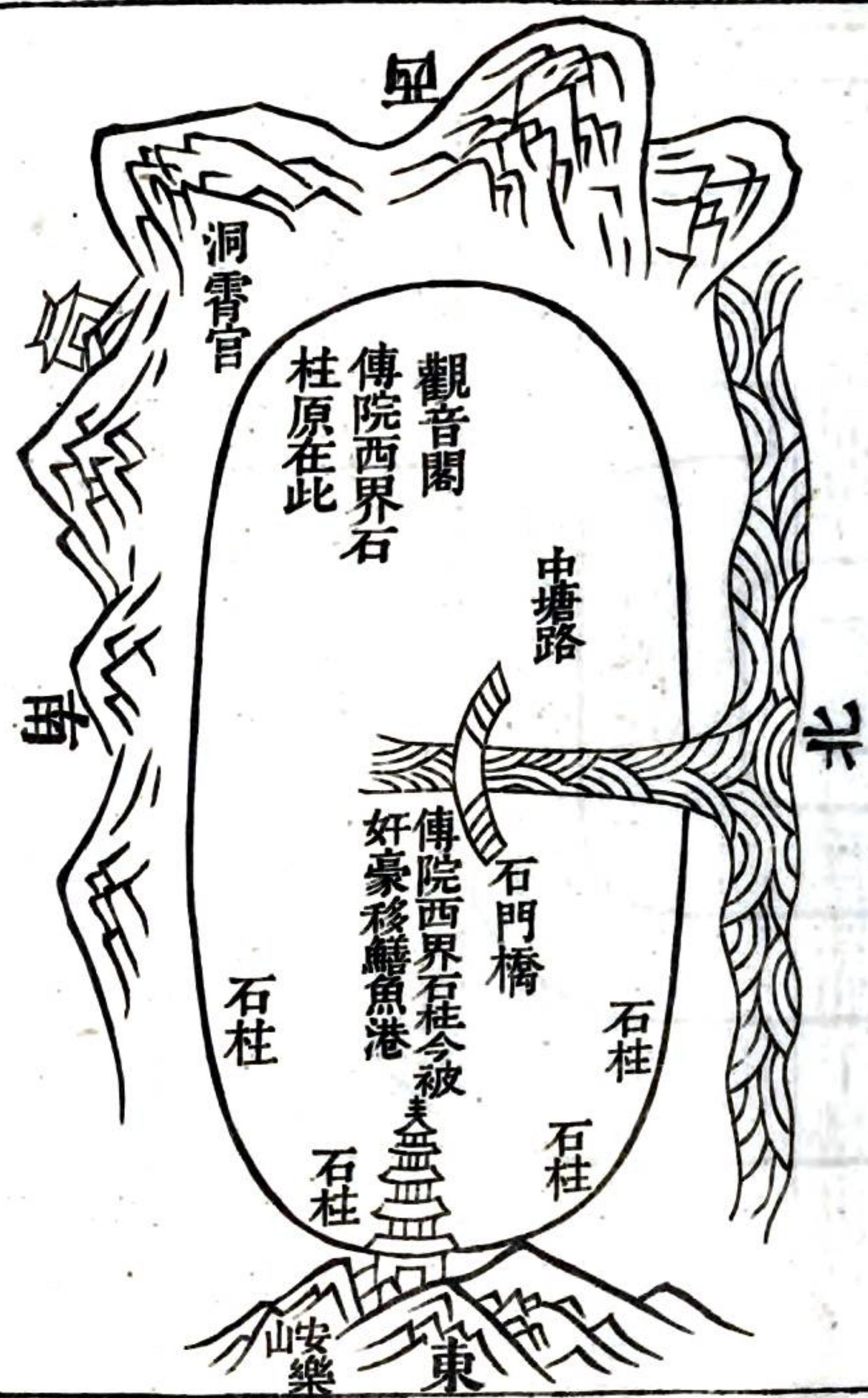


# 傳察院清理南湖之圖

餘杭南湖圖考

七

書福樓





天下事不任己不可懼無斷也純任己不可不任人不可懼無謀也純任人不可傳院以乘驄衣繡之使駐餘杭九十餘日經理一南湖而侵佔者清復矣此之爲功幾與三賢並非斷之己寧有是然則何以不與三賢並祠幼學問之士人土人曰以南上不塘以缺額地二千餘畝故也幼學又問何以不塘南上且缺額曰爲當年傳院所善餘杭一官撓之也果爾得無以任人失之乎乃幼學猶竊謂傳院慮之不詳也夫南上之塘廢則界重矣界以石柱如干是也據一

餘杭南湖圖考

八

書福樓

得之愚謂宜明分南上南下則不可混明開某柱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則不可移今第二云傳察院某界石柱不許侵佔而已旣混而無對又泛而可移卽以西界一石柱証之其初在觀音閣道上今當年分明刊刻云此南上湖觀音閣西界石柱不許移動彼奸豪安得而移之鱔魚港也故亦雕一圖表而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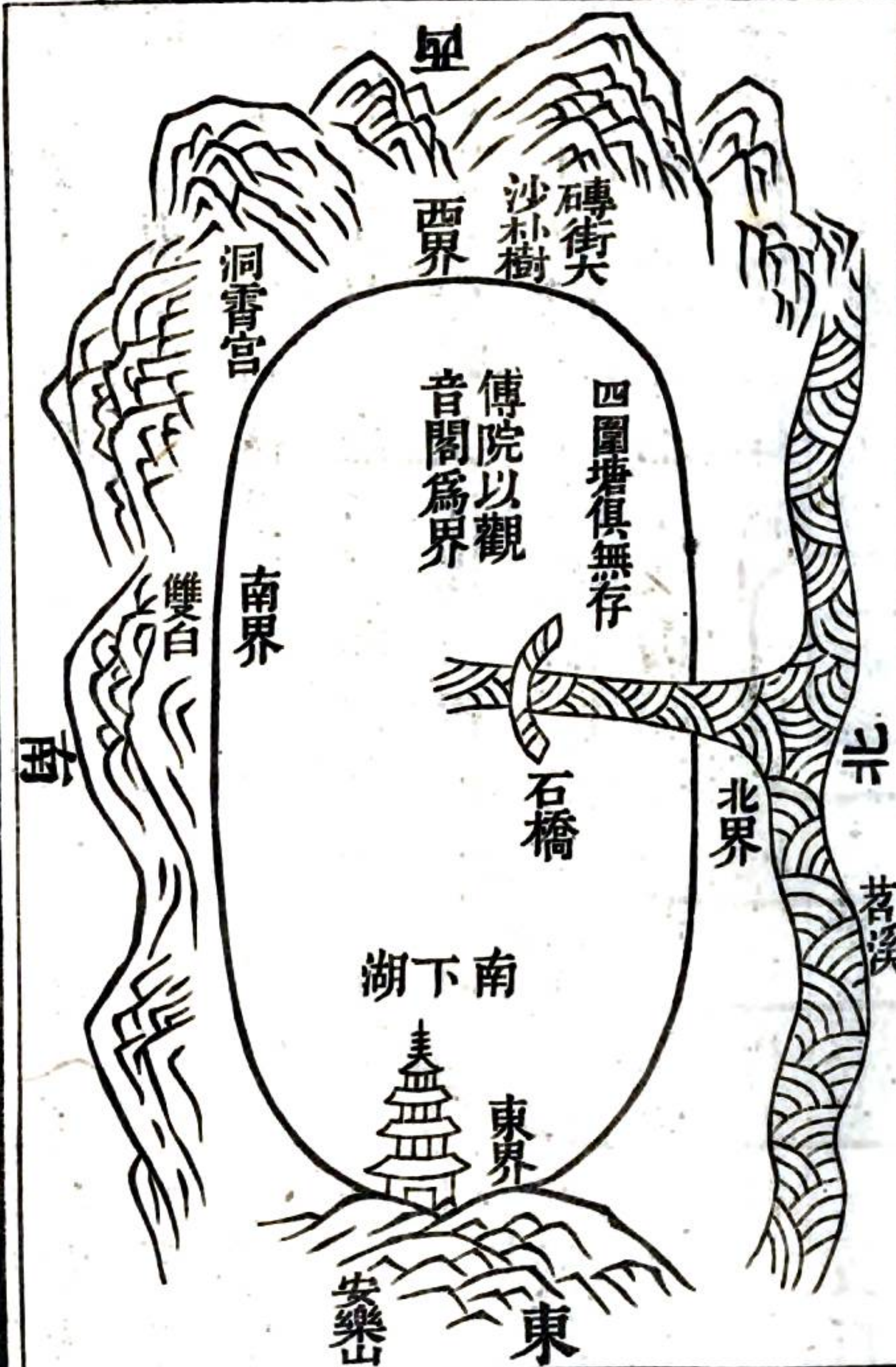


# 土人指視南湖止圖

餘杭南湖圖考

九

書福樓





古者決策不遺庶人蓋求野謀野所從來久矣南湖四大至東至安樂山西至洞霄官南至雙白北至茗溪土人之言可採也安樂雙白茗溪一望可見獨洞霄宮不可見三府欲往觀之而興人不欲行則奸豪阻之也三府堅欲往過石橋走中塘將盡處得一樹焉其下爲磚街土人指視曰此南上舊西界也去洞霄宮不遠矣已而土人復引三府觀所謂觀音閣者閣在道旁土人指視曰此傅察院立西界石柱處問石柱今安在土人僉謂奸豪移之鱸魚港矣人實有口誰能遏之奸豪能毀地塞湖占地而不能更道路之口蓋漢唐宋以來所相沿而不可更者也亦雕一圖表而出之

地名大沙朴樹土人盛文魁徐成張鳳川陳守愚  
張錢孫鴻緒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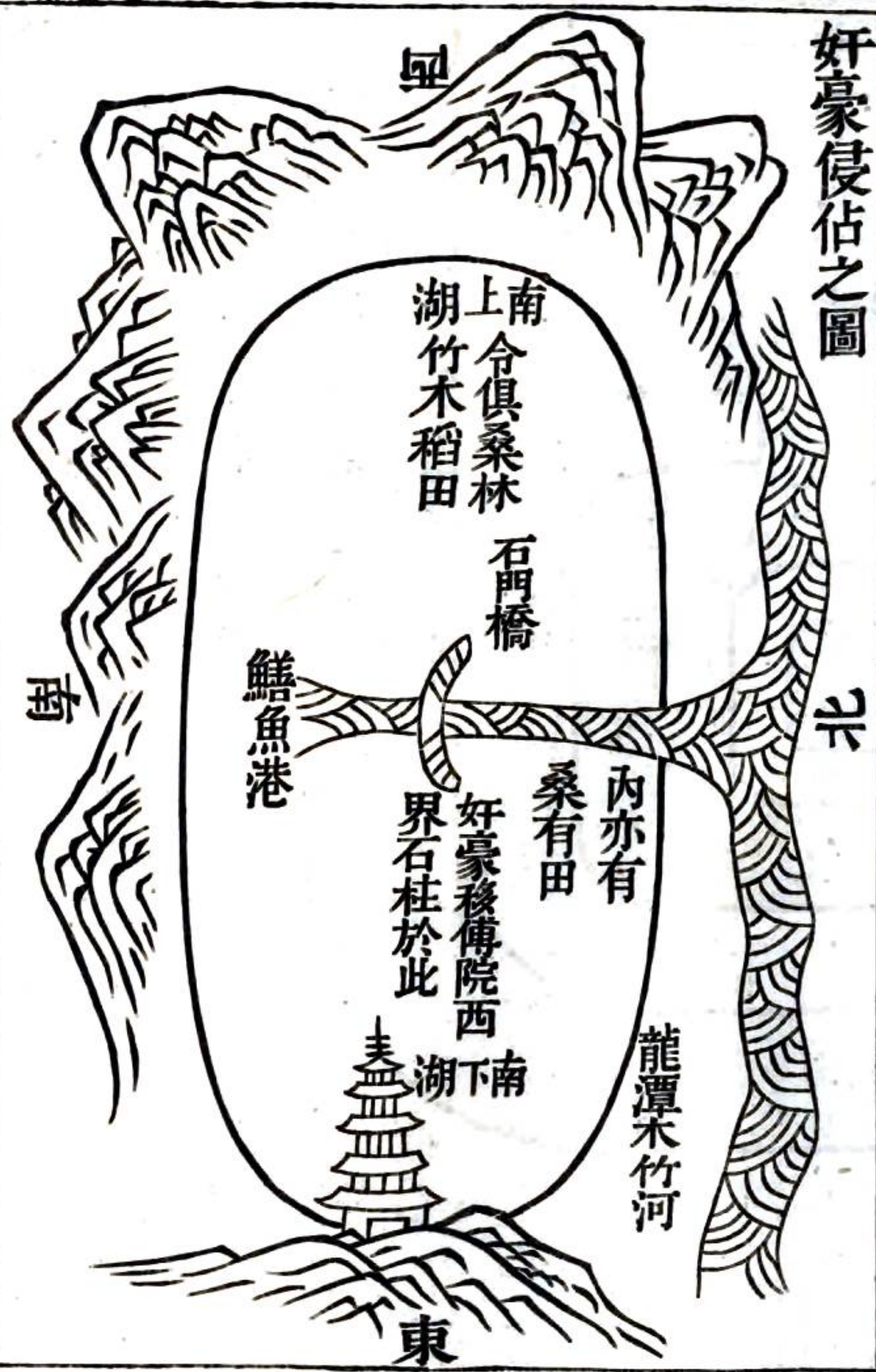
# 奸豪侵佔南湖之圖

餘杭南湖圖考

土

書福樓

奸豪侵佔之圖





詩稱普天王土此王土猶民土也若南上南下自漢以來代爲王土與民無涉乃今南上桑竹成林穠禾夏麥尺寸皆非當日規模矣南下桑竹幸聶錢塘從公憤伐去而田塍池埂尙在諸奸豪業已包藏南上猶欲并吞南下也請以西界明之南上西至舊在洞霄宮傳院縮之觀音閣界以石柱已缺額地二千七百餘矣諸奸豪復移之鱣魚港上港卽石門橋河也河之東爲南下河之西爲南上河西無此一柱是無南上也河東有此一柱不將混南下爲南上乎然而

餘杭南湖圖考

三

書福樓

南下與南上有辨南上南下以里計共六十有奇南下止三十四里可辨一以畝計一萬三千七百有奇南下不過六千餘畝可辨二且以形論南上並山南下並溪可辨三矧傳院見存石柱一一直立道旁獨觀音閣一柱倒臥鱣魚港上此處從來森森竹木無路可行人跡不到頃竹木雖伐而新槎猶刺人足不可行豈他柱俱置大道之旁令人可見而此柱獨置荆棘中令人不得見耶分明諸奸豪移置爲混占計失今不爲清復南下有不爲南上者否矣亦雕一圖



表而出之

苕溪在縣治前其溪濶六十餘步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山高遠濶深苕溪出焉在於潛臨安兩縣界東流百五十里經本縣又東流二十七里而至錢塘縣界又東北流六十二里入湖州德清縣界而滙於具區南上湖在縣南五里塘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週迴三十二里與下湖相接今湮塞

南下湖在縣南二里塘高一丈四尺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週迴三十四里按輿地志漢熹平二年縣

餘杭南湖圖考

三

書福樓

令陳渾所開歲久塘圯唐寶厯中縣令歸珖重修宋初令與簿並以管幹塘岸帶銜任滿無損有賞故隨時修築南湖之塞最爲本邑利害湖東南嶽廟側有石櫺橋五畝塍皆陳公遺跡父老云昔湖深水低則引兩湖水由此入安樂鄉其塍上下各濶丈餘後湖湮塞民侵湖成田梅月連雨必苦大浸欲其快于流洩于是毀塍與橋勿修宣和中令江衮躬訪利害紹復前績民賴其賜縣丞成無玷作水利記成記載餘杭縣志茲不又作五畝塍銘刻於鳳凰山石成銘載餘杭縣志茲錄



甲寅畿漕黃黼重修徐安國爲之記

徐記載餘杭歲縣志茲不錄

久水衝塘岸低頽湖中坑港名跡俱湮故老云每遇霖雨湖水泛溢輒由五畝塍潰入安樂鄉不可盡禦欲免水患惟浚湖而已據水利碑云非併下流諸縣之力不可浚治功旣廣大難遽議也湖東北隅有龜山書院久圯邑人修之並祀陳歸楊三公其中名惠澤祠禮部尙書邑人鄒幹爲記

鄒記載餘杭縣志茲不錄余恐南湖之蹟久而莫以稽也作南湖考

按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貫杭嘉湖三

餘杭南湖圖考

古

書福樓

府大禹築塘名西海險塘雨不踰旬諸水併瀉於溪不能驟洩以致決塘漂沒居民賴漢熹平間縣令陳渾開闢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殺水勢漸洩歸海原坐稅糧派分各縣辦納保障之功大矣逮至唐寶厯間縣令歸珖誓死築塘大功克就及宋崇寧間權相蔡京欲請佃業縣令楊時奏阻之此三令皆有功于湖繪祀血食名三賢祠其來久矣國朝永樂間軍民計移籽粒爲田耕之爲田不能蓄水以致決塘漂沒民廬淹死民命事聞于朝命尙書夏公原吉通